

阿母治菜

我阿母沒有任何廚藝可言，有時想想，還真不能怪到老人家頭上，因為大凡廚藝精通者，最起碼的條件，食材充足、佐料齊備，火灶鍋碗必須一應俱全之外，最好還能有獨門的家傳廚藝（如傳培梅）或外來師傅（如電視節目「冰冰好料理」這些個大廚師）傾囊相授，再能得天獨厚一根舌頭嚐遍人間美味那就好上加好了。用這些個條件考察一下我阿母自幼成長的蔥子寮環境，果真食料奇缺、百物不舉。雖有米，總是少之又少，故只能做粥；雖有菜，大多田溝生長的空心菜，唯多做快炒；雖有肉，卻極少見，故多做滷，求滷汁可配粥也；雖有魚，多做煮，以為祭拜之犧牲。廚房事體，但求溫飽，有誰會去講究手藝如何呢？更不用說鍋碗瓢盆，總也一應不全，端的是先天不良、後天失調，既乏天時，也少地利，更無人和。這種條件下，要造就出我阿母會有好廚藝，確乎是緣木求魚，毫無可能。

我阿母沒有好廚藝，好像對我們家是有些兒可惜，但恰恰相反，起碼對我而言，卻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：好比說頭一件好處，就是絕不挑食，因為家裡餐桌上菜色已經少得可憐，還要挑食你就沒東西吃了，會挑食的人，那是因為有東西可挑，沒東西吃了還能挑嗎？

這第二件好處是，容易滿足。因為我阿母做不出好吃料理，所以我只要隨便嚐到稍稍好吃的東西，無不歡喜讚嘆、驚訝連連，宛若吃到的是人間美味、天地至食。比方說我就讀國中時，總是帶自家鋁盒飯菜當中餐，一顆雞蛋外加青菜，偶爾配上肉塊肉汁，勉強也湊成一個便當。只是飯盒一經炊蒸，飯菜糊爛成一團，黏膩混滑，飯不像飯，粥不似粥，著實難以下嚥，好在經久吃慣也就不以為意了，因為如果嫌難吃不吃，那只好挨餓，我已經瘦到不需要節食了，可不能不吃。倒是看同學們大多統一訂購紙盒便當，菜色豐富，變化多端，著實羨慕，奇怪的是同學們卻總對菜色多所抱怨，三家便當公司的飯盒換來換去，還老說不若家中好吃云云。我沒吃過，不解箇中滋味，很想吃上一回，終於有一天某同學吃膩了飯盒，轉送他訂的給我，他自己則跑去合作社花錢吃湯麵。我到現在都還清楚記得當天中午，我如何抱著虔敬的心情把便當吃得粒米不剩，舔得滴水不留，只差沒把紙盒給吞進去而已。長大後讀到一首詩，稍稍修改後方才能描繪出當時心情，那是「此味（曲）只應天上有，人間難得幾回嚐（聞）」，便當能帶給我這麼大

的感動，其餘勝過便當的東西我還能不吃到感激涕零嗎？

所以第二個好處便是，好養。我從來就沒福氣當上美食家，但卻意外成了一個真正的「美食家」。因為常人認定的美食家是很會品嚐好吃的東西，但我這種美食家卻和他們不同，我是「吃什麼都好吃、吃什麼都是美食」。起因於我阿母廚藝不佳，造就我的好養性格，什麼都覺得好吃，頗有胸懷灑落，無所不包的美食大家境界哩。

我的學生、朋友、同事都喜歡請我吃東西，因為他們都說我嘴巴甜、會說話，每次拿他們自己做的東西請我吃，或是請我去餐廳吃飯，說我都會直呼：「好好吃喔，好好吃喔！」讓他們覺得請我吃東西真是值得。這樣看來，他們真是誤會了，以為我嘴甜、會說話。其實不然，我每回之所以能吃得津津有味，不能自己地歡喜讚嘆，全都發自內心，半點虛矯都沒有，卻沒想到因此獲得好人緣、好脾性，這能不歸功於我阿母的拙疏廚藝嗎？要是她老人家廚藝出神入化、妙不可言，外面的東西全給比了下去，朋友若做東西請我吃，我還能覺得好吃嗎？不好吃還得勉強回應說「好好吃喔」，豈不成了口是心非之人。還好，拜我阿母廚藝荒疏之福，我成了坦率又有人緣的人，這是第四個好處。

後來我阿母上來台北和我同住之後，煮過一段時間給我父親和我吃。過了三、四年，父親故去後，我怕她累，便常帶著她到外頭吃，大台北好吃的東西，我阿母大概都吃遍

了。前一段時間，她忽然心血來潮，說想煮晚餐給我吃，我當然不好意思壞了老人家興頭，便答應了。我阿母於是每天又開始坐公車到菜市場採買食材，起先都是大魚大肉地煮，方法和以前一樣，多是加醬油沸水煮熟而已，我後來跟她說可以多煮點青菜，於是她每天多煮一鍋菜，加上原本的一道雞肉（或魚）和一道湯（多是蛤蠣湯）。我阿母仍維持我們鄉下的習慣一次煮很多，可以反覆蒸炊慢慢吃很多餐，我又再跟她溝通說最好分量煮剛剛好，這樣才可以每天吃到新鮮的，當然她還是很難改得掉這種習慣，她不能變通，我只好變通，所以我總是一口氣把一鍋菜全部吃完，沒想到我阿母看了樂不可支，以為我吃不夠，隔天馬上改煮兩鍋菜，我不好壞了她的好意，也一口氣兩鍋菜一起嗑淨，然後千叮嚀萬交代，明天可不能再多煮一鍋菜了，「我已經吃到飽圓圓囉」，我阿母看我摸著圓滾滾的肚子，也覺得確實夠了，隔天才沒又出現另一道青菜哩。

至於我阿母的廚藝，經過歲月的磨練，有變得比較好些嗎？當然沒有。可是我依舊吃得津津有味，欲罷不能，因為我已經活到這個歲數，知道很多東西並不是只有表面的滋味而已，我早就知道我阿母做的菜，沒有不好吃的，因為那裡頭有她疼惜自己兒子的滿滿滋味，我每回吃都覺得好吃得不得了，有多好吃呢，簡直就是人間美味、天地至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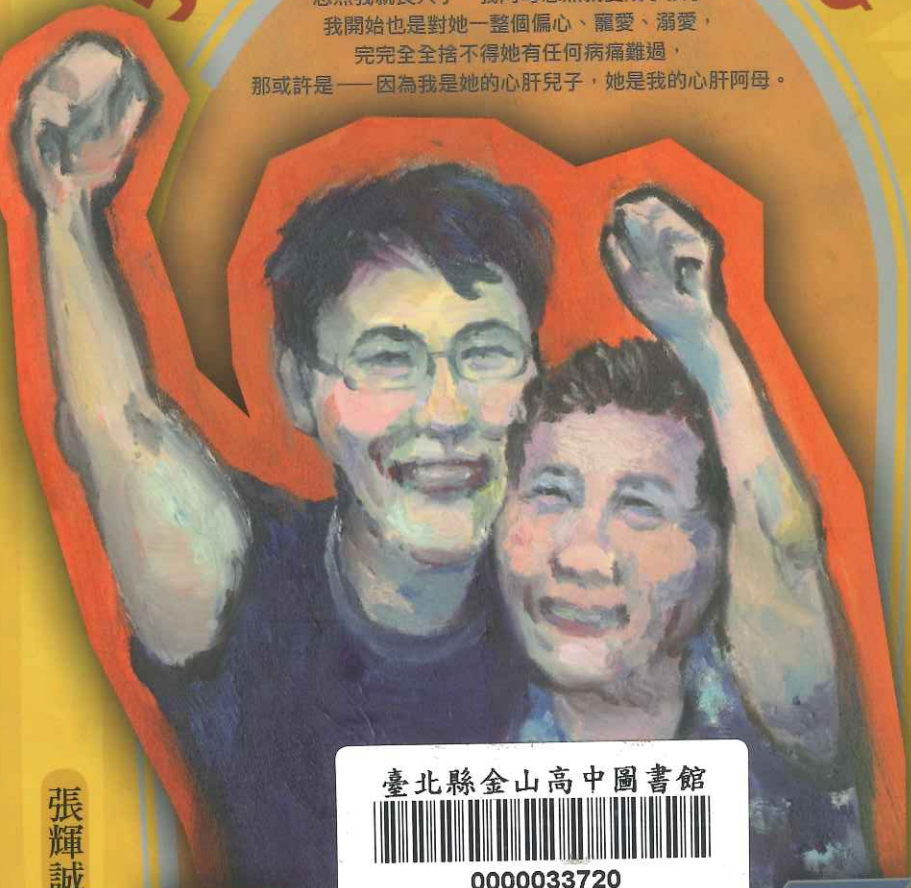
「此味只應阿母有，他處難得幾回嚙」啊！



INK
印刻出版

我的心肝阿母

忽然我就長大了，我阿母忽然就變成小孩了，
我開始也是對她一整個偏心、寵愛、溺愛，
完完全全捨不得她有任何病痛難過，
那或許是——因為我是她的心肝兒子，她是我的心肝阿母。



張輝誠 著

臺北縣金山高中圖書館



0000033720

我的心肝阿母